



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



# 吹号手的诺言

[美] 埃里克·凯利◎著 阳亚蕾◎译


*The Trumpeter of Krakow*

长江出版传媒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*The Trumpeter of Krakow*

# 吹号手的诺言

【美】埃里克·凯利◎著 阳亚蕾◎译

 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吹号手的诺言 / (美) 埃里克·凯利著; 阳亚蕾译. --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5  
(布谷鸟国际大奖童书系列)  
ISBN 978-7-5354-7798-9

I. ①吹… II. ①埃… ②阳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7812号



责任编辑: 刘 星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异一设计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---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湖北鄂南新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印张: 6 插页: 5页

版次: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93千字

---

定价: 1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 目 录

## C o n t e n t s

- 引 子 休止符 / 002
- 第一章 不肯卖南瓜的人 / 008
- 第二章 克拉科夫城 / 017
- 第三章 炼金术士 / 030
- 第四章 大好人杨·甘地 / 044
- 第五章 鸽街 / 055
- 第六章 吹号手的塔楼 / 067
- 第七章 炼金术士的阁楼 / 074
- 第八章 纽扣脸彼得 / 084
- 第九章 纽扣脸彼得来袭 / 097



- 第十章 独战“魔鬼” / 107
- 第十一章 偷袭教堂 / 117
- 第十二章 机警的爱尔兹碧嘉 / 127
- 第十三章 神奇的塔尔努夫水晶球 / 139
- 第十四章 火烧克拉科夫 / 155
- 第十五章 国王的接见 / 165
- 第十六章 水晶球的结局 / 178
- 后 记 / 183

“吾以身为波兰子民及波兰皇仆之荣耀起誓，吾将尽吾所能誓死尽忠，每隔一小时在刻有圣母玛利亚圣名的教堂高塔上吹响《海那圣歌》，以表敬意。”

——波兰吹号手的古老誓言

## 引子 休止符

1214年春天，一则源自基辅的消息在乌克兰不胫而走：东方的鞑靼人将再度入侵。鞑靼人以冷血著称，听到这则消息，男人们都吓得直发抖，女人们则惊恐地将孩子揽入怀里。几周后，局势愈演愈烈，乌克兰惨遭火烧的噩耗很快传遍整个波兰。随后，基辅和利沃夫相继失守。现在，美丽的克拉科夫城对那帮野蛮的军队来说唾手可得，他们只需踏平几个宁静的村庄，经过一片肥沃的土地，就能抵达这座城市。

鞑靼人出征就如一群野兽出没，所到之处人畜绝迹，庄稼颗粒无收。他们身材矮小，皮肤黝黑，蓄着浓密的胡子和编成小辫的头发，耳朵或鼻子上缀着金环，骑着满载战利品的矮种马。他们如狮虎般勇猛，如巨犬般无畏，只可惜他们铁石心肠，毫无怜悯之心。他们的战马上挂着皮盾和铁盾，鞍上拖



曳着长矛，肩膀和大腿上裹着兽皮。当他们行军出战时，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，在好几英里外都可以听到那震耳欲聋的马蹄声。鞑靼军队队伍庞大，行进中浩浩荡荡，好不威风，后面还跟着一长串押载着奴隶、粮草及战利品的马车。

战争总会让无辜的民众颠沛流离。在鞑靼军队的前方，有一大群举家逃亡的绝望难民，他们一听到鞑靼人入侵的消息便从破败的家里逃了出来，依依不舍地同曾经的家园诀别，这简直比要了他们的命还痛苦。这些穷苦无依的农民驾着马车，赶着鹅和羊在漫天的尘土中艰难逃亡。逃难的队伍里有体弱的老人、哺乳的母亲、生病的妇人，以及眼看一生心血化为乌有而悲痛欲绝的庄稼汉。孩子们怀抱宠物，拖着疲惫的身子紧跟在大人们身旁。若是上天有灵，真该让他们身后的鞑靼军队也尝尝这流离失所的痛苦。

克拉科夫一面向难民敞开大门，一面做好抵御强敌的准备。难民急于涌进城来寻求庇护，然而城里的达官显贵和富人们早就逃得没影儿了。市郊慈维慈尼耶克修道院里的修士们首先尽可能多地收留难民，然后开始积极准备防御工作。这群疲惫不堪的难民满怀感激陆续走进城门，一进城便立刻朝南祈祷，那里有雄踞于高山上的瓦韦尔城堡。自古以来，它不但是历任波兰国王和王公贵族居住的宫殿，也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。





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，克拉科夫城外并未设防。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，固守在城中的居民以及从全国各地涌来的难民全都挤在城内。位于圣安德鲁教堂对面的海威堡旧城门已经封锁，城墙上有机兵站岗，为了保卫城市、守护亲人，他们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。

鞑靼人在夜色掩护下开始入侵了，他们先烧毁克拉科夫外围的村庄，紧接着劫掠了圣罗里安、圣约翰以及圣十字等教区，随后向克拉科夫城发起攻势。这天夜里，令人害怕又憎恶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夜空下充斥着火焰燃烧时的噼啪声、敌人发现猎物逃跑时的怒骂声，以及他们找到金银财宝时的欢呼声。清晨，瓦韦尔城堡上的民兵在眺望市区时发现，城中陷入一片火海，仅有三座教堂幸免于难。这三座教堂分别是靠近贸易市场的圣母玛利亚教堂，坐落于城门附近、有着坚实塔楼的圣安德鲁教堂，以及位于市场内的圣艾德伯特教堂。在黑村中坚守的犹太人全都惨遭杀害，来不及躲进教堂的难民也无人生还。

在这片废墟中，仅有一个年轻人活了下来。他，就是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吹号手。他曾经庄严宣誓，不论白昼黑夜，都要每隔一小时在教堂前的小阳台上吹响小号。清晨，第一缕阳光照耀在维斯图拉河上，昏黑的河面开始荡起层层碎金。他登上阳台，准备吹奏《海那圣歌》，这是一首向圣母玛利亚表



示敬意的曲子。历史上每个在这里工作过的吹号手都要遵守一个誓约：每隔一小时吹奏一次《海那圣歌》，直到死神降临的那一刻。前夜是如此黑暗，当清晨的阳光再次照耀在身上，他感到一种重生的喜悦。

在他脚下，一群身材矮小的鞑靼人正恶狠狠地盯着他。眼前的情形惨不忍睹，火势依旧没有平息，房顶上的火焰猛窜不止，喷出滚滚浓烟，上百间民宅在大火中烧成焦炭。孤立无援的吹号手勇敢地同眼前这支残暴的军队对峙着。几天前，鞑靼大军尚未兵临城下，他本有机会逃离，到修道院寻求庇护。然而为了遵守誓约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他依然没有离开。如今，即便想逃也太迟了。

他的年纪很轻，约莫十九岁，上穿长款深色布衣，下着及膝深色厚袜，外面套着齐腰短外套，上面还扎着一条皮带；头上裹着一块皮质的类似于头巾的东西，垂至肩膀，将他的头整个裹住，只有脸和几缕头发露了出来。

至少我的母亲和妹妹是安全的，他这样想着。她们已经离开十多天了，现在一定同摩拉维亚的亲戚们在一起。

在那一刻，他突然感到生命是如此美好。照在维斯图拉河上的阳光反射到瓦韦尔大教堂的窗子上，散发出金灿灿的光芒，修士们已经做好弥撒了。城门上站满了全副武装的卫兵，他们的铠甲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城堡正门上方悬挂的白

鹰旗正迎风飘扬。

波兰不死，一股坚定的信念在他心中油然而生。波兰人民素来英勇无畏，此时此刻，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应该与残暴的入侵者决一死战。在这之前，他只听说过战争的残酷，并未像现在这样目睹过。如今，为了信守誓约，为了表达他对教堂和祖国的无限热爱，他不得不勇敢地直面死亡。

“我必须信守诺言，”他暗暗发誓，“即便为它付出生命也在所不辞。诺言对我而言同生命一样重要。”倘若有画家能够捕捉到他的表情，出现在画纸上的将是一张异常平静的脸庞，仿佛画中人已感受到上帝的召唤。他既不害怕，也不犹豫，更不觉得痛苦，因为他根本就没考虑过完成任务后自己会怎样。

这时，沙漏里的沙子暗示，吹号的时间到了。“此刻，我将为波兰，为圣母玛利亚吹奏《海那圣歌》。”他一边庄严地宣告，一边将小号举到唇边。

飘出的乐音起初轻柔和悦，继而高亢激昂，仿佛是为了庆祝胜利的到来。在那一刻，吹号手心中涌动着一种近乎狂喜的感觉。他知道，纵使孤独死去，纵使他的牺牲可能会被后世的一些人嘲讽为古板愚蠢，他也要将这种精神传给一代代吹号手，使之成为支撑他们走下去的精神支柱和勇气之源。

这时，一名单膝跪地的鞑靼士兵猛地拉开弓，弓弦呼呼



作响，深色的箭杆犹如一只敏捷的猎鹰，径直扑向猎物。这飞来的一箭正中吹号手的胸口，抖了一下，然后乐声戛然而止。年轻人仍未放开小号，他倒在身后的墙上，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吹出最后一个音符，这响亮而又颤抖的音符就如同他的生命骤然而止。与此同时，教堂下的鞑靼人点燃了木制教堂。在熊熊燃烧的火焰中，这休止符同年轻人的灵魂一起升入了天堂。



## 第一章 不肯卖南瓜的人

1461年7月下旬，初升的太阳散发出火红炽热的光芒，这预示着夏日里最为酷热的天气已经到来。阳光照耀在古老的克拉科夫城及进城的道路上。此刻，一辆辆由农民驾驶的运货马车正在道路上颠簸前行。这些马车大多靠一匹马拉动，车厢十分简陋，由柳条或芦苇编织而成。马车看来就像个带车轮的大篮子。由于路况复杂，马车经常要从石头和土坑上颠簸而过，有时还要穿过田地，甚至蹚过溪流，因此行驶时不免摇摇晃晃，就好像在狂风大作的海面上飘摇的小船一样。大多数车夫都跟在马车一侧，时不时用长鞭抽打马背，好让马儿打起精神来，马车上坐着的都是病恹恹的妇女儿童。

马车上运载的货品包罗万象，有蔬菜、鲜花、家禽、黄油和牛奶。有辆车载了一车兽皮；另一辆载着全城花园所需的



泥土；还有一辆车载了一车家禽，车夫脖子上挂着一串串干蘑菇，就像项链一样。车夫身后，笼罩在晨曦之中的喀尔巴阡山脉高低错落，看上去云雾缭绕、金光闪闪，远方的维斯图拉河仿佛一只银手镯环绕着瓦韦尔山。清晨的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草地、新鲜的泥土以及农作物所散发出来的独特香味。

集市已经开始了。这些马车从四面八方连夜赶来。有些从边境来的马车已经行驶了两天两夜。马车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：有从大城市赶来的时髦男女，有穿着长外套、戴着圆帽子的光脚农民，有穿粗布衣、戴鲜艳头巾的农妇，有穿黑袍、戴黑帽、耳边蓄着传统鬃发的犹太人。乡绅们纷纷派侍从来赶集，与衣衫褴褛的农民相比，身着皮衣的侍从显得格外神气。到处都是抱着婴孩的妇女及跟着马车来集市的老人。他们从三四十年前起就来这儿赶集了。

队伍中的每个人几乎都带着一件防身利器，要么是一把藏在皮带里的短刀，要么是拿在手上的木棍，再就是藏在马车底座的大型斧头。因为在市集开放期间，小偷多如牛毛，据说有许多乡绅在集市上被偷了个精光，还因此破了产。回城的路上，小偷更为猖獗——因为经过一天的交易，几乎每个人荷包都装得满满的。

在这些满载货物的马车里，有一辆空荡荡的马车显得特别奇怪。它用两匹马拉着，车辕也比别的马车粗，坐在马车上

的人穿得特别讲究，压根儿就不像是种田的。驾车的男人年约四十五岁，坐在他身边的妻子看上去比他年轻十来岁，他俩的儿子坐在马车尾部，晃荡着双腿，脚下尘土飞扬。

“到了，老婆。”男人一边说，一边用长鞭抽打着不肯前进的马匹，“那座高塔就是克拉科夫瓦维尔山的瞭望台了！如果我们再走快些，大概八点就能到那儿。看见了吗，远处那两座尖塔就是圣母玛利亚教堂。劳累奔波了两周，看到这里的景色，我感觉好极了！”

车夫的妻子将灰色头巾扯下，激动地朝远处张望。“终于到克拉科夫了，”她说道，“这是我母亲的故乡，她常常向我提起克拉科夫的光荣历史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能亲眼见到它。上帝保佑，我们终于来了。”

“是啊。”车夫应道。

接着，这一家人各自陷入沉思。男人回忆起他早年在克拉科夫时的情形，他的妻子则想着他们在乌克兰化为灰烬的家，他们的儿子则在脑海中尽情描绘这座他即将看到的伟大城市的模样。

突然，他们的思绪被马车后方传来的一阵骚动打断了。道路上的车夫们纷纷勒紧缰绳，让马退到路边，为来人让出一条窄路。回过神来的男人转过头来，想看看究竟是谁要从这条窄道上硬挤过来。很快，他看到一个骑着矮种马的骑兵。



“快让开！快让开！”骑兵大叫，“你们这群种田的以为这路是你们的吗？快滚回田里去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！”他愤怒地嚷嚷着，因为一位农夫的马儿突然冲到马路中央扬起前蹄立了起来。“快闪开，让我过去，谁要是再让自己的马这样乱跳，那他的麻烦可就大了！”

“我都快退到沟里了。”一位农夫小声嘀咕道。

骑兵用锐利的眼神扫视了一下这个农夫车中的货物，当确定车里只是些卖给砖厂的新鲜稻草后，他又横冲直撞起来。经过那辆载着一家三口的马车时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因为那个男孩子正好奇地盯着他。

这个名叫约瑟·察奈特斯基的男孩今年十五岁，样貌算不上帅气，当然也不丑。他的头发和眼珠都是深色的，圆圆的脸蛋十分可爱。他身上的衣服虽然蒙着一层灰，但可以看出做工讲究。衣服的材质既非仆人身上的皮革，也不是农夫身上的粗麻布，而是一种做工精细的手织棉布。他头戴一顶圆形的无边小帽，穿着一件长及膝盖、钉着扣子的厚外套，膝盖以下是一双柔软舒适的棕皮靴。

骑兵迎着男孩的目光望去。“小鬼！小鬼！”他用嘶哑的声音嚷道，“叫你老爹把马牵好，你过来给我牵马。”听到命令，男孩不得不跳下马来。然而当他一抓住缰绳，就感觉到这位陌生人并不友善。



那时人们才从黑暗残暴的混战时期走出来没多久，人与人交往时必须小心谨慎，最信任的朋友可能会突然变成强盗，对你使些卑鄙的伎俩。在某些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看来，欺压贫困农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；而这些农民也不一定淳朴，有人为了金子，不惜铤而走险。

约瑟一抓住缰绳，几乎就能从陌生人的神情和言行举止断定，这是个惹不起的角色。骑兵一副侍从打扮，身穿厚厚的短外套，外罩一件铁环串成的轻薄盔甲，下着皮质马裤。圆帽上装饰着一串珠宝，落到脖子上晃来晃去，八成是玻璃材质的赝品。

从面相看，此人绝非善类。这是一张黝黑邪恶的椭圆形面庞，长着一双泛绿的细眼，两道直直的眉毛，乍看之下像个猴子。他的脸颊一侧有一个纽扣状的疤痕，这种伤疤在乔瓦河东部和第聂伯河附近相当常见。耳朵生得既低又丑，嘴巴就像男孩们在万圣节提着的南瓜灯上的裂缝，唇上蓄着乱糟糟的小胡子。他的腰间挎着一把弯弯的短剑，外套内侧露出一把匕首的刀柄，上面镶着宝石。

男孩刚一抓住缰绳，骑兵就从马上跳了下来，走到马车前。约瑟的父亲飞快地将手伸入座位底下，拿出一支十字柄短剑。

“别靠过来！”他对着伸长手臂、似乎要一把抓住自己的

